

## =====没有对岸的大河——2013，一年=====

空明

◎

很久没有写东西了，现在看看，几个月的我的确在那次义无反顾的盘旋中来到了离恒星最近的地方。只是，那样的距离仍如比邻星般遥不可及。

我曾经能写出令人忍俊不禁的小品，亦能创作发人深省的杂感。我曾经在八股闻中拔得头筹，更在生活中寻找语言的灵动和清丽。

这一切，在六月六号后，全都结束了。

有一天，大学的大深会上，偌大的教室里只有一句空泛而乏力的话回响其中：你现在是否是你喜欢的样子。同学们有的深思，有的意气风发地举手，有的果决地咬紧嘴唇，扼住蠢蠢欲动的右手。他们知道，自己仍然不够好，他们相信，自己能够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做得更好。

而我呢？我愧疚地坐在那里，不知所措，就像在离开幼儿园的那一天坐在滑梯下，看着小伙伴们一个又一个摊开属于大孩子的玩具那样陌生。我无法举手，思绪很乱，迷茫而无助。



2013年一月一日，我清晰地记住这一天。因为，在这一天我抛弃了纷纷而选择了唯一。躺在床上，回忆着昨天的聚会，我终于做出了一个令我满意的决定：不管如何，有些事值得一试。那时的我，年纪排名刚刚经历了期中和月考的大起大落，没有一个人敢向我保证我能够考上浙大，我的理想，我魂牵梦绕的地方。

在为浙大的自招写自荐信时，少年已经把浙大放到了第一位。那时他占有了**95%**。我曾豪言：**Why South?** 我曾许诺：选择浙大我无怨无悔。我也曾重拾这一段姻缘，然而现在看起来似乎那仅是一缕那得电光火石。

我把所有梦想都投入怀中。梦想于我，或许只是一种动力，一种坚持下去的理由吧。

另一天，我记得在一节英语课前，我莫名其妙地呕吐。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眼眶变得晶莹，我甚至来不及戴好伪装的笑容便泣不成声。眼前只剩下雏见，是他把我安放在学校最安全的角落。我在那里，为基廷老师痛哭，为祥子痛哭，为拉斯科尔尼科夫痛哭，为阿曼德斯痛哭。泪珠就像冰雹一样砸穿了黑暗的地室，而最终把我逮到了拉尔斯的宁静。我知道，这或许是对之前的自我的彻底抛弃。我愿意尝试一些新的东西了，而这一切并不晚，如此我最终擦干眼泪。那是**2012年**的十二月，或许那只不过是去年的季节性情感障碍（SAD）罢了。

这一年里，我有时急迫地想找人倾诉我的疑惑与隐晦，但终究在偏离主题的谈话中强颜欢笑地躲过重点。这便是为什么我的作文总是被批评“隔靴搔痒”，那本因我不敢去击破那个脓包啊！我从来在文字上下功夫，却偷偷地避开中心思想，因为我认为思想一旦播种，就一发而不可收。并不想这太早就荒废了心田，我只能一次又一次躲开那聚光灯下的行文中心思想，所谓重点。

4月。无风。我在约定的树下静静享受三点的暖阳。有时约定就是那么可笑。决定终身甚至连年关都捱不到，梧桐花雨下过便是伊春。春之舞随夏风而远去，我之寂寞的城似乎并未紧掩。

有时事情就是如此捉摸不透。决定命运的精灵简直是最诡谲的独裁者。我出乎意料地考出了有了解中考时的好成绩，亚元是个不尴不尬不痛不痒的位子。或许通过一次次周日的海淀政府补课我早该了解身边人的水准，可惜我迷乱了双眼，总以为为一切真的可以随心所欲。我也有再一次跌倒进什么的机会。

手扶车把，曾经是夏，如今是春。同样的微风拂面，从未有过的感觉。上一次这样我跌入谷底，而现在我却面临上北大还是上清华的奇怪问题。很多从未见过，从没有听说过的姑娘一拥而上，变成的小和尚啊一下子迷乱了眼睛。回家的路上，其实我已经决定了，但我的决定还有一个前提，那便是下一次。下一次，倘若我还能做到，那我何不相信自己，搏一次大望所归？

体育高考，出人意料地慢吞吞地曳步而行。呼吸第一次如此沉重，拼尽全力达到终点竟然是如此难堪的成绩。窒息与晕厥夺去了我的身体，失望与猜疑占领了我的内心。我不怀疑，然又一片令人不安的乌云从天边飘来。我多么想驱散它，最终作罢。

5月，夏风起。再次坐在教室里没有人有空再找我打趣。一年了，将近一年没有读过一本书了，一年没有说过一句“出格”的话了，一年没有有了所谓的青春来点无意义的叨扰了。严肃起来的我已经不是那个可以为我之所想而抛弃他人所想的自己了。看看大家对自己想要的，我却没有任何如往常的喜悦或是祝福。心已进入白热化，一切的色彩被白昼吞噬。视野里只有零星几个人，就像大雾天站在三根比肩矗立于外滩的玻璃塔顶层所看到的世界一般。视野那么柔，甚至翻不起一页书页。黑板上所有的笔画已于了然于胸，运笔轻重甚至于耳畔都能轻易分辨。那么，不安又一次在莫名其妙之时以无谓之势偷袭了我的城池。

又一次恰好过线，有如神助地达成了我并不想达成的目标。我把自己逼上了绝路。所有人都站到了我的这一边，但我自己却站到了我的另一边。这是一个悲剧，而我是永远尊重而敬畏悲剧的。

最后的日子里真的是白驹过隙。记不住任何一个，甚至连最后一课老师说了些什么都难以复述。最后三个镜头停留在三个人身上。

第一个便是田先生。在我最后一次正视他的眼睛时，我看到的是虚无。虽然他的气息，他的一言一行都仿佛告诉我生活仍是那么平静，命运车轮依旧前行，但我知道，并不是这样。他当时的遭遇我知道的，我当时的状况自认为也很清晰：语文基本定型，高考肯定能过平时的线，作文不需要担心。但是那一点深不见底的东西，让我不禁胆寒颤栗。我开始惧怕些东西，而这些是我永远也再没有机会向别人说出的。

第二个是高老师。当我洋洋得意却故作平静地走进她的办公室，名义上咨询她我应该填报清华还是浙大的时候，她犹豫了一下。“浙大，其实南方也挺适合这个学校的，只是在北京看不出来了。”话锋一转，“清华吧，就清华吧。”一种捉摸不透的东西从这两句话中掉落在我心中，我相信我似乎开始思考些我不该想的东西，而这些是我永远也没有机会向别人说出的。

第三个是某天放学后我恣意地瘫在高招咨询会的外会场的椅子上欣赏初夏的斜阳。然后程老师和丁儿的母亲开始聊些什么，而这也是我后听所听到的。我得知他不再报考一志愿北大而将赌注放在了提前批上，而当时的距离我最终将一志愿从理想改为紫荆不过一周而已。恰巧沈校长经过，我茫然失措的样子恰好被她看到，她说了什么我记不得，似乎我并没有听见。但我于此将浙大的轻重调到了底限的**50%**，也就是选择站到一望无际的深渊崖边。

无法忘记的还有最后那天父母是如何为我选择一个他们钟意而我能接受的选择，而非我所理想而让他们能接受的卡片。我最终妥协，因为我在三年里做出了太多的错事，拯救他们的迁就，仅此。我向程老师六百六十分能上清华吗？得到的答案是百分百。于是我义无反顾地轻信这些乐观的预期，并把并不存在于现实的至美，已经打下地基的海市蜃楼当作目标。

就这样，梦一般的，高中结束了。

六月六号下雨，语文无奇。出来时我知道我考得并不出色，但应该够数。

下午依旧阴霾，我在考前捏了下手，我要上战场了”。然后我知道我又一次拿到了足够的点数。

第二天，经历了微小的失眠波折，我顺利地走进综考考场。同样，不痛不痒，我知道我达到了预期。

下午，英语。最后上**140**的机会，最后证明自己的机会，高中的完美收官。我跟程老师说，差不多吧。响铃的时候我知道我达成了。

异常的平静，甚至连交卷都没有过多的言语。第二天生活就如往日一样波澜不惊，没有任何事实证明我完成了高考，这个曾经让莘莘学子于门外的宫殿，就像他考完试就回家下地了一样，我考完试就回到了书桌前，摸了摸满是油墨的生物提纲，然后怅然地望向窗外。

真的就这么结束了吗？满手是厚厚的松软的雪花冬天以及奇异的发型倏地一下击中了我。呵，那是我最后一次丢脸了。我现在总该能找回点感觉了吧。于是我开始漫长的考后恢复，但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丢失的东西了。

6月，属于冲动的月份。结束了高考，大家都在计划这个长假该怎么度过。有些人开启了毕业旅行，有些人整日奔走于各个聚会，有的在家里躺在床上欣赏天花板。而我的决定，其实很简单，既知录取无望，不如重归现实。

还记得我向你说我要找点新爱好吗，顾爹？没错，除了潜伏着的橄榄球，疏于练习的棒球和滑板以外，我还找到了一个新的项目。这是一个你不理解的爱好吧。嗯，没错，我热爱爱路，路的本身于我比终点更重要。公路，车，一人一车一世界。当我跨上车座的那一刻，我知道我的选择是正确的。在速度中迷失，眼前只有路面的感觉没有什么比它更能给予我了。明年的春天，我一定会去初识老九字，四海的蜿蜒，以及密云的风光。就在车轮上，在无限的路上前行。

你开启了你的日本之行，短短两周，你是否获得些什么呢？我总希望每一次旅行不要走马观花，而需留下印记。并不是自己不喜欢旅行，但当我心没有完全平静时我断然不会启程。我知道，我在这四年里有一个地方是一定会去的，而且我将花费两三年为之努力，付出一切所需付出。日本，我将来一定会去的，而且我也会去东京，京都，但我更想去看看北海道。那里究竟是什么样的呢？每当想到这里，我总会忆起幼时看到静香憧憬北海道的画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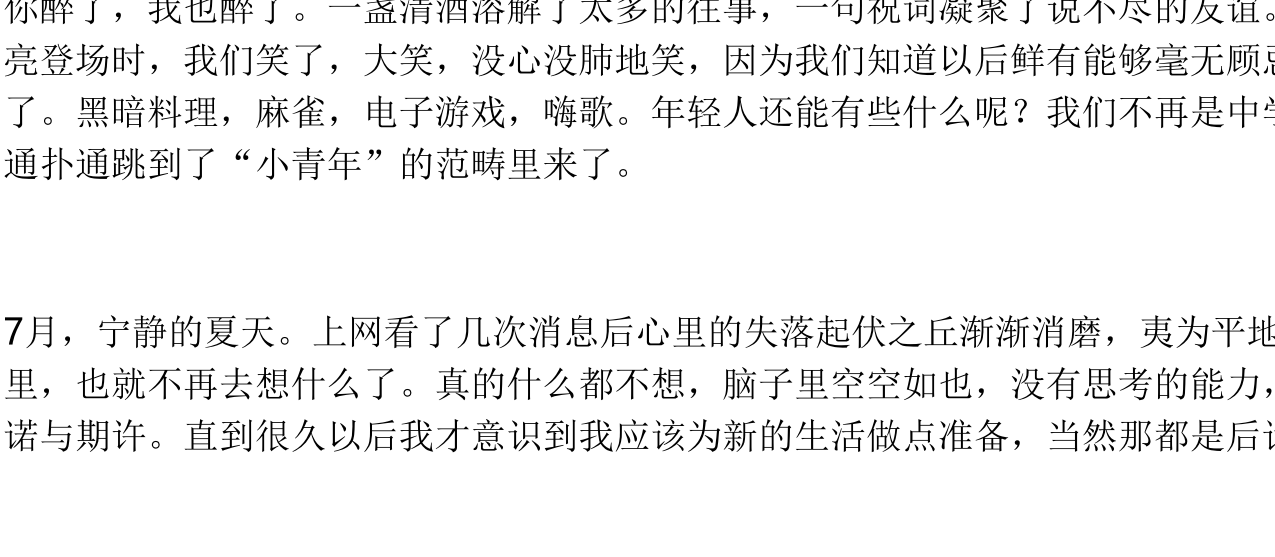


曾想过考完高考一定好好玩游戏来激励自己，谁曾想这个动机在还没高考前已然不攻自破。电脑里已经很久没有装过新游戏了，这真是太多的悖论的宿命。当我进入显卡吧的那一天，我本是想找一款好的显卡为打游戏做准备，然后，我就再也没有买过任何一块独立显卡！或许是部分完美主义在作祟吧，我难以接受任何一个性能没有达到我的要求而价格却高高在上的东西，无论我是否急需。终于，当能入眼的产品推出时，我对于显卡的追求，已经降至最低了。游戏？呵呵。当初丁兄选择**955和850**的黄金配置时，我抛掷地选了**2600K, 2688和HD3000**的畸形配置。但直到如今醉未醒，我依然执迷于我当初的选择。没错，我的观点现在看来依然是超前而十分正确的。也就是这个性能超群四代无敌的处理器，让我在流媒体剪辑方面逐步深入，最终默许了它成为我的一个爱好。功不可没，不是吗？当**1.9G**可用内存用来做**AE**时，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组织起所有东西并最终渲染的脚步。点下制作电影，然后等待美妙的完成提示音，这个场景已经在深夜与黎明间重复一次又一次。

6月13号返校，毕业典礼。终于等到这一天，难怪依然打扮成大人模样。穿上长长的长裙与帅气的西装。闪光灯一次次闪烁着，记录下我们这经磨难却依然灿烂绽放的脸庞。合影，一张又一张的合影落在了胶卷的硬壳里。一期一会，好聚好散，此去经年，各奔东西。我们欢笑，我们恣情，我们黯然神伤，挥泪道别。拥抱了每一个老师，跨过了成人之门。再没有退路，我们毕业了。

同学聚会，谢师宴，永恒不变的酒席。有些人兴高采烈地最后狂欢，有些人的心却已经不在这儿了。你聚了，我也醉了。一盏清酒溶解了太多的人事，一句祝词凝聚了说不尽的友谊。我抱着德甲闪亮登场时，我们笑了，大笑，没心没肺地笑。因为我们知道以后鲜有能够毫无顾忌地流露青春的机会了。黑暗料理，麻雀，电子游戏，嗨歌。年轻人还能有些什么呢？我们不再是中学生，我们一个个扑通扑通跳到了“小青年”的范畴里来了。

7月，宁静的夏天。上网看了几次消息后心里的失落起伏之丘渐渐消磨，夷为平地。确认了离开了那里，也就不再去想什么了。真的什么都不想，脑子里空空如也，没有思考的能力，甚至忘了一切承诺与期许。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我应该为新的生活做准备，当然那都是后话了。



**MD**在这段无可言说的日子里揽我入怀，让我找到归属。每当我难以入睡，抑或惧怕那在暗处伏击的噩梦时，**MD**总会用特有的熟悉的温暖的发声为我排解一切烦恼。对它，我说过太多太多溢美之词，无需在这里赘述。真正可以信赖的伙伴依然在那里，静默地始终如一地帮助他的旧交。

与小撒旦的约定结果不言自明。不属于终究还是不属于。当我在四月底下定偌大的赌注时，我曾经割舍掉最宝贵的一件东西，而后，我的预言成了现实，但这次却真的是猜对开始，却没猜到结局。最后一次望向那漆黑的深渊时，我例行奉上了祭品。无言。然后我一声不吭地向小撒旦告别。那里以后注定将不复存在，或是在我心中不复存在。

五月，报志愿的第一天，那个晚上我提前完成了所有任务，默默走进食堂。恰好是拉面日，我端着热腾腾的拉面坐在了后室。夕阳就那么从两扇窗间照射进来，让我霎地睁不开眼。师队和高弟就那么坐在我的邻座，师队照例踢完球后吃着鸡面。然后，

——“大神，你回家啊？”

——“是啊，今天不是报志愿吗，我要回家和父母好好商量一下。”

——“阿那你决定报哪了吗？”

——“……”

脑中飞快地闪过我所有的思虑，那时我已经手握两次合法合情的超分了。然后，我查看了重要的衡量，那时浙大仍旧占据着**50%**。

——“我决定浙大了！”

所有的倾向都一边倒地支持始终如一人的人，坚守信念获得最后的胜利。而专一，更是我的人生信条之一。我第一次在这里犹豫，但我还是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大神那你一定没问题稳上了。”师队心满意足地给出这样的结论。

然后就是不堪回首的那个夜晚。另一条属于道德的信条压倒了我的执着。我服从了。那些话语仅糟损了万分之一我对浙大的信仰，可这足以让灵敏的天平偏向另一边。第二天。

——“师队我改清华了。”

——“哦，呃，……，……就是，你不报清华有点亏。加油！”

我不知那个停顿里师队说了什么还是什么都没有说，但我隐约地感觉到，在这一刻，选择已经注定了结局。剩下的只有留给我无尽的思考，对于我此时此刻的选择。人们做出选择，然后在这条射线指明的时间维度上愈行愈远。为什么，穷尽时光去寻找原因，但从根本上看错了选择的本质。

最后再说一个失败就结束一年的不良情结吧。**17**计划最终还是没能完成，遗憾的青春大概只做了**42%**左右。从十七岁始，一直到十八岁止，完成的百分之百的创作，记录下两年时光，最感动的青春记忆。我仍然有时间，但时间不多了。或许没法履行这个诺言。新年第一件袄，就是把它完成吧。多么想看着自己沿着轨迹一步步走向理想中的模样，曾经有机会，但现在脱轨了。

**8月**，烈日炙烤。自己再出现在大家的视野中，就是对为星宇送行的那几天了。此前此后投身于学车晒得黝黑，忙里偷闲跑到云南去赞美山水。此间，除了当个胎修了个电脑以外并无波澜。直到星宇要离开的那周，体检突然心肌有意，一下子来了不聚会了。只剩下我们几个大眼睛小眼。本来很失落地准备离开，结果接到了诚哥的电话，我不想他们出来，太闹了。

对于别人的信任与半明半昧的事情，我却没法说出一句感动的話。无论从自己所想还是抛弃所失，我失去了让事情变得更好的能力只剩下应付应付，心焦却又无所适从。尴尬地收场，逃离了现场。这感觉，正如**SA**当初捉弄我时一样。



**9月**，开学。终于在八月底找到点感觉，亦找到了组织。第一次没有玩儿似的认识一大堆人，参加一大堆组织，因为自己突然发现没有能力去担待别人的信任。你想知道什么样的人，或许你不能成为那样；但假若潜意识里你决定些什么，你就会义无反顾地奔向那个方向，无论是奥林匹斯山巅还是马里亚纳谷底。我变弱菜了，我自己都不相信自己，可是事实却无情地打了我的脸。

报道第一天认识了一些人，可后来就不再联系了。同样认识了许多同学，只有几个依然能让我眼前一亮。按部就班地进了组织进了球队，把一些麻烦事情处理干净，这就上大学了。

清新地记得大牛李贺室友书上的第一句话：咱都是一样的境遇，落魄之交啊。没错，我们来的理由由惊人的相似，男男多言。班上有一差一分的，有差两分的，不胜枚举。奇葩的年份造就我们这里的，那一个平常不过的剧情。既然享受了帝王的优渥机遇，就必须承担已经很低的风险。这是游戏规则，不是吗？

军训前，就有人选择离开。离开的理由很简单也很无情：我想学的是理论物理，理论物理中国只有北大，也就不再在这里。同样没有情面合理可循的缘故，出国去澳大利亚。也许明年这时，我们还会失去好几个同学，可他们只是一时同学而已。每个人都清楚，在这里谁能安分下来呢？

军训，我又一次用级数努力和过量信心证明了我还有很多底牌。只要我想栽培一个优势，我一定能做到最好。有这样一个集体，至少能心想事成。当个标兵只是最高尚的回报而已。而更重要的是，是我收获了意料之外的第一个老弟。接踵而至，我认识了更多人，数量很少但相较于我现在的重量已足够自己应付一阵了。这就是一段新生活开始的征兆吧。

期中毫无意外地一场糊涂，除了绝对优势还是绝对，我之前挖下的深坑必须由自己来填。物理和数学不好，我偏要学好这两门课给你看！这是少年的狂妄，但单纯一点这也是最简单粗暴的动力呢。



新朋友现在都生活在微信里和十位的QQ里。在微信上插科打诨完全不影响在现实中相敬如宾（真不好意思）我一直没有忘记我的微信是怎么来的，我的头像和第一条朋友圈是为何诞生的。我相信我依然远离逐渐模糊的分界线。

台球成小时的消磨时光的利器。曾在十天内六次造访台球厅，技艺也如雨后天春笋般节节高升。从最开始一小时打四局，到现在四十分钟打五局，从当初**break2**到现在**break5**无限接近一杯清台，每次去台球厅我都会发现我离中央台球的那对手越来越近了。逃避努力却获得意想不到的成果，人生如戏。

橄榄球队的学长们不是现在就是学霸，或者像队长那样既现实又学霸还有六块腹肌，这更坚定了我向着他们进发的决心。开春，约球，好好锻炼身体，新年一定要打出像样的比赛来。

学五，是一个没有对岸的渡口。

终于回到了主题，也许这杂感本不该有什么主题。某日偶然多看了学五几眼，突然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萦绕心头。这座宿舍楼大致呈“山”形，三个单元各据一方。每层有六十个左右的房间，每个房间少则六人，多则八十人。每天早晨和中午，准时总会有成群的人从这里涌出狭小的宿舍大门，走向教学楼去。

抬眼看去，这座宿舍竟是毫无变化，让我一下子想起了矩阵，或曰母体的那个系统。不是吗？就连系统行为都出奇地相似。人们居住在里面，除非有强加外力才会脱离系统，否则会无意识地在里面生活。每一个**cell**里面还能细分，一下子就定位任何一个个个体。如果你想不离开这个母体，那好办，只需叫快递和外卖送上楼来即可。提供了衣食住行，控制了思想的系统，难道不就是一个母体吗？

想到这里，我不寒而栗。

同样的，这里也是一个没有对岸的渡口。当人们摆渡离开宿舍大门时，就好像驾着一叶扁舟航向了未知的大洋。也许开始时还三五成群，但一旦分散开就杳无音讯。从这里驶出的航船，既没有一艘得以返回，亦没有任何人报告他们到达了彼岸。这样一个潜在的未知与危险交织的渡口，依然还在源源不断地向虚无输送意气风发的水手。你们究竟有没有考虑过彼岸于何方？我不解更担忧。

就在这个重复的方格里，**我与SAD不期而遇。求助！求助！**

**12月**，北京最晴朗的冬日。最终，年底的新年联欢如期而至。我仍然苦苦在一个我并不知道自己参与动机的团体中，去做一些鸡毛蒜皮修修补补的无聊事。看到那个舞蹈我甚至心里没有一点波澜。倘若你见过一切的极端，或是宇宙的起点，那没有任何可能惊醒沉睡的灵魂。

现在我接受为一个北邮人，一个代表了弱菜的学院的身份。我还是那个学委，还是那个沉默寡言，不再富有创造力的我。整整一个个体，多少天的排练都没有重新唤醒那一点点埋藏已久的激情。我笑了，可是倘若我需要闭嘴，我没有任何理由让自己继续开怀地无所顾忌地笑下去。

大家都是那么开心，我能做的却是那么少。我甚至连保持微笑，减少一点存在感都做不到。我的坏心境不免影响了一些人。当然为了避免这些我已经竭力把自己关到小黑屋里去了。

不过联欢会也让我发现了一点，那就是无论如何努力，最后的最后总会散去。从高潮复归平静，我便知晓这一切不可再来：

【——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冤冤相报实非轻，分离聚合皆前定。欲知命短向生前，老来富贵也真侥幸。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从那时文章中极少出现“我”而全都是你，他，你和大家都现在通通都是我，我自己的我。我想，我已经丢失掉最宝贵的一件东西了。我已经从那时的正直而敏感，不卑不亢与坐怀不乱，幽默而优雅的自己迷失了。你们可曾记得大家？那曾经是我栖身的地方。而如今，飞鸟声悉群而已。

自私，莽撞，粗鲁，平庸，难堪，无良，羞赧。这些都成了如今的我的组成。这里再无当年的躺在广袤草原望向璀璨银河的少年。梦总会醒，而现实有时也只是另一重梦境。◎

收藏于 2013-12-31

来自于 百度网盘

文章有问题? [点击这里](#)反馈给我们!